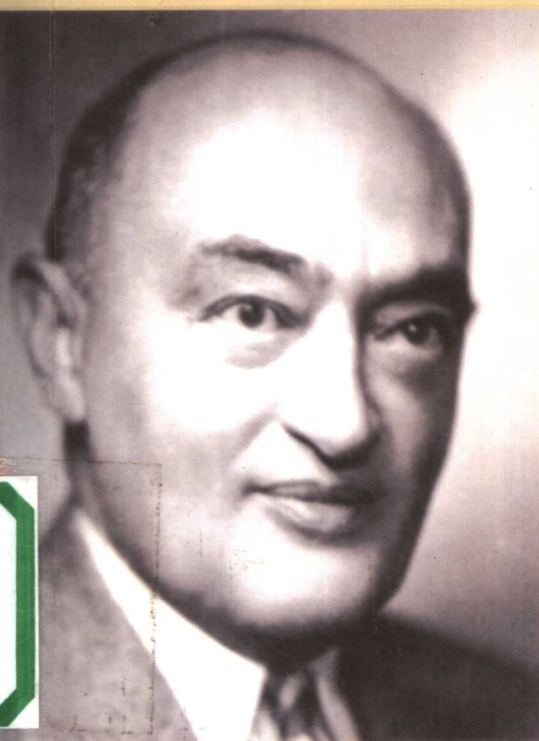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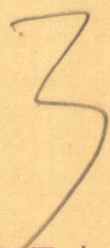




伟大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施建生 [著]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

“熊彼特智慧深邃、历久弥新。”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伟大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施建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施建生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5

ISBN 7-5086-0616-7

I. 伟… II. ①施… III. 熊彼特, J.A. (1883~1950) —生平事迹 IV. 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20563号

原文书名: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德》施建生著

本文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

WEIDA DE JINGJI XUEJIA XIONG BITE

作 者: 施建生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114千字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1400

书 号: ISBN 7-5086-0616-7/F · 1012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这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1944年春，我搭乘美国军用运输机离开烽火漫天的战时首都重庆，飞越终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驼峰，抵达炎热的印度加尔各达，这是我赴美国哈佛求学途中的第一站。对当时正在艰苦抗日的中国来说，这是对外交通的唯一干线。由于当时军运频繁，我在印度西部另一大港口孟买候搭美国军船几乎达两个月之久才能再踏上旅程。同时为了避免德国潜艇的袭击，军船必须从印度洋先向南航行，经澳大利亚悉尼后再北上太平洋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因此，当我再乘火车穿越整个美国到达东海岸波士顿附近的哈佛校门时已是六月底了。这样从起程到达目的地，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这与今天飞机时代“朝夕至”的情形对比起来，真是有隔世之感。

当时哈佛为了配合战时急需人才的形势，正在推行一年三学期制。在我到达的次日正是夏季学期开始之时，因而也就随即注册上课了。记得首先遇到的是有“美国凯恩斯”之称的汉森（Alvin H. Hansen, 1889~1995年）教授，当时他正开了一门他经常开的、也是我当时选修的著名的“财政政策研讨课”，那时的名称是“经济分析与财政政策”。第二位遇到的是列昂

惕夫 (Wassily W. Leontief, 1906~1999年), 因为我选了他开的“经济理论”课。他是俄罗斯人, 当时还是副教授。他每遇到刚从中国来的学生总会问: “你认识陈先生吗? 他的近况如何?” 中国的陈先生太多了, 如果不是早来的好心同学事前向我点破, 他指的是陈伯庄先生, 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原来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毕业后到了基尔 (Kiel) 大学做研究工作, 陈伯庄先生奉当时铁道部部长孙科之命, 组织了一个欧洲考察团到基尔大学参观。两人偶然在该校的餐厅相遇, 结果相聚甚欢, 陈先生就请他到铁道部担任顾问一年, 后来他转赴美国也是从上海前往的。所以他总是忘不了这段中国情。他那时在哈佛课余从事投入产出 (input-output) 研究, 极有成就, 后来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一个学期以后, 他这门“经济理论”就由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年) 接替,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在我们哈佛同学中都有这样一种说法, 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两位, 一位是英国剑桥的凯恩斯, 另一位就在我们身边, 他就是熊彼特。现在我要亲聆这位先生的教诲了, 自然感到非常荣幸。记得就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 我从教室的窗口望见一位衣冠楚楚、中等身材的绅士, 在校园中漫步走来, 进入我们这间坐满了男女学生的教室以后就上讲台, 稍解其衣帽, 笑容可掬地开始他的讲解。这应该就是熊彼特教授吧。的确, 他就是熊彼特, 因为他满口维也纳腔的英语就是他的特色, 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我听来, 他这种英语比起列昂惕夫带着俄罗斯腔的英语还要难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 再多读读他发下的那份“阅读资料一览表” (reading list) 的一些资

料，也就渐渐能勉强应付了。后来我还接着在下学期选了他的
一门“研读课”(reading course)。所谓“研读课”是哈佛专为
研究生开的课程。在这一课程中，规定指导教授每周要定时与
学生会晤一次，学生可提出各种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向老师请
教，教授则予以解答，或指定与此问题相关的读物由学生自行
研读。因此，在我当时的哈佛教授中，熊彼特是我比较接近的
一位。这样自然也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知识。不过，就熊彼特自
己所创的理论来说，我能从中学到的实在很少，因为他在课中
一向不提自己的理论。当有人问到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表示：
“我所有的意见都已在所著的作品中发表了，大家若有兴趣可
以自己去看。”同时，我与他相处的时间也不过是一年而已，
再加上自己当时不过是一个从战时中国前来的普通大学毕业
生，学术素养非常浅陋，自然也不能从与他交谈中得到很多启
发。因此，大家都知道，在熊彼特的教导下曾培养了许多卓越
的经济学家，有两位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不要忘记也有些像
我这样平凡的人物。

现在如果说我对于熊彼特的理论稍有了解，那大多是我在
离开校门不久以后即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过程中自行习得的。
我想，大学的专职教授都会体会到，所谓教书实质上就是读书，
如果不事前读了些书是无法教好书的。古人说教学相长，真是
至理。现在我担任这项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数年前虽在名义
上是退休了，但这不过是减少我上课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每
天工作的时间。所以，这数十年来我的确读了很多书。在这里，
自然不以有关熊彼特思想与见识的书为限，实际上在
1950~1975年间，凯恩斯思想与理论是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我

在这方面所读的书还比较多。但无论如何，熊彼特的理论毕竟是经济学上的重要遗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种情形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更为确定无疑，因为自1975年以来，凯恩斯思想的光芒已逐渐消减，而熊彼特的理论又被忆及，并渐有起而代之的趋势。因而，最近几年来，讨论熊彼特的著作就日益增多，尤其是对熊彼特的生平及其经历，过去大家所知有限，最近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出版。在这种情形下，我不但不时重读熊彼特的旧著，同时也读了很多这些关于他的新著。本书之作，可以说就是我近年来读了这些新旧著作后的一篇读书报告。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我要感谢台湾大学、中华经济研究院与台湾经济研究院提供了可以让我这样工作的环境、图书与设备。没有这些协助，本书是无法写成的。

施建生

2005年3月5日于台北

目 录

自序	III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一、熊彼特的求学历程	2
第二章 早年的建树	9
一、理论经济学的性质与要义	10
二、经济发展理论	15
三、经济学说与方法：一个历史的素描	24
第三章 政治生涯	29
一、投身政治	30
二、政治生涯原是梦	33
第四章 从商界回到学府	37
一、生命中最大的浪费	38
二、重拾教职	39
第五章 经济社会学的探索	43
一、经济社会学的要旨	44
二、赋税国家的危机	49
三、帝国主义	54
四、社会阶级	57

第六章	哈佛时期	61
	一、从波恩转到哈佛	62
	二、经济学系的黄金时代	67
	三、熊彼特时代的开始	72
	四、凯恩斯革命	78
	五、后期的生活	85
第七章	经济周期	91
	一、经济周期的三种模式	93
第八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97
	一、马克思的分析	98
	二、资本主义能继续存在吗?	105
	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	110
	四、资本主义仍在运行	116
第九章	晚年的著述	125
	一、经济发展理论的修正	126
	二、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130
	三、经济科学的演进	136
第十章	熊彼特的历史地位	143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熊彼特的求学历程

熊彼特是于1883年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Moravia）省中名为屈莱虚（Trieich）的一个小村落，现在这个地方属于捷克。他是一对奥地利夫妇的独生子，父亲是一位遵循家庭传统的纺织业者，母亲则是临近另一小村落中一位医生的女儿。熊彼特四岁时父亲意外逝世，享年仅三十一岁，母亲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这时她就携儿迁往另一座较大的城市格拉兹（Graz）。到1893年他在那边完成初等教育时，他的母亲又与一位比她年长三十三岁的退休将军结婚，然后全家搬到维也纳居住。由于他的继父是一位贵族，且曾在维也纳驻军，所以地位崇高，社会关系良好，有能力设法将熊彼特送进名为特蕾西亚学堂的著名学校，这所学校是1746年特蕾西亚女王（Empress Maria Theresa）所建，原来是一间骑士学堂，后来逐渐变成专供帝国中高级官员与高等贵族的子弟攻读的学校，其教学程度相当于我国中学到大学前两年的水平。所授课程除了射骑之外，都是一般古典的人文教育，特别着重于希腊文与拉丁文。对于现代的法文、英文与意大利文自然也须学习。该校的主要宗旨就是要培养这些子弟能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不为狭隘的眼界所局限，将来能成为主持整个帝国大政方针的干员。这种教育对于熊彼特的性格影响很大¹。

1 要了解熊彼特的一生可阅读：

1. Robert Loring Allen, *Opening Doors: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
2. Richard Swedberg, *Schumpeter, A Biograph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Gottfried Haberl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4, 1950.

八年以后，熊彼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旋即于同年（1901年）的下半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时他已知自己所要研习的是经济学，但该校与一般欧洲大陆的大学一样，并无独立的经济学系，这门学科是在法律学院中讲授的，而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则除法律课程外，经济学与政治学也是综合考试中所必须通过的。这也就是说，除了自己所偏爱的经济学外，他还要修习其他法律与政治学的课程。他认为这种措施是一大错误，因为一个学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读通法学与社会科学这两门学问，结果是一个法学学位的持有者不是对经济学茫无所知，就是对法学本身一窍不通²。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Monarchy）在广阔的欧洲东部所建立的奥匈帝国经过了六百年的辉煌统治，到19世纪的后期已接近尾声。但是，她的首都维也纳则已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与科学家都集中在那里，分别在文学、绘画、音乐、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等方面提出了卓越的贡献。以经济学论，坐落在该城的维也纳大学正发展成为世界上研究经济学的重镇。到了1901年经济学史上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年）虽然不再从事实际的教学，而于1903年正式退休，其职位即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6年）接替；但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健将庞巴魏克（Eugen von Bohm-Bawerk, 1851~1914年）则于1904年辞去财政部长一职重返维也纳大学任教，故当时维也纳仍为一般修习经济学的学子所向往。熊彼特虽然不及直接受业于门格尔的门下，

² 转引自上注Haberler文，第336页。

却能亲聆维赛尔与庞巴魏克的教诲，受益极大。他最初在经济学方面认真研习的似乎是它的统计与历史的层面，后来才转到从事理论研究。这样就选修了以上两位老师的课程，在两人中对熊彼特影响较大的是庞巴魏克，现将这种情形略加叙述。

熊彼特在亲聆庞巴魏克教诲并拜读其著作以后，认为庞巴魏克所提出的是一套概括经济演化过程之全貌的理论，并认为其对经济生活的分析范围与古典学派及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年）不相上下。他从其中一个迄未解决的问题入手，也就是利息问题或资本报酬的净额问题。熊彼特认为这是经济学中最困难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其所以困难可以从该问题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一事实得到明证。其所以重要则在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功能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利息和利润的意义与功能。在庞巴魏克之前，熊彼特认为只有马克思真正了解这种重要性。马克思体系的科学核心就是利息与利润理论，其他分析都可由此推演出来³。后来熊彼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也是由此入手，从中可以看出他受其业师的巨大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庞巴魏克对熊彼特的影响也很深远，这发生在他参与庞巴魏克主持的研讨课（seminar）中。庞巴魏克自1904年起到1914年逝世时止，每年都主持一个非常重要、高水平的研讨课，一般都认为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学术中心，参加的人除学生外，有时还有学术界重要人士与政府官员。熊彼特就曾参加庞巴魏克于1905~1906年所主持的研讨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不仅因为当时正是庞巴魏克学术

³ Schumpeter,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第147页。

登峰造极的时期，而且还由于参加学生的素质都非常高超。当时参加的共有六人，后来这六人分别成为经济学界、政治界和金融界的领袖。熊彼特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年）后来都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位索莫利（Felix Somory）后来成为维也纳的重要银行家。这三位与庞巴魏克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另外三位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是莱德雷尔（Emil Lederer），后来成为海德堡大学与柏林大学的教授，但在纳粹执政时期被迫离德赴美任教。另一位是鲍尔（Otto Bauer），他是杰出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于1918年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这两人对熊彼特的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后者，因为他俩使熊彼特一度参与奥地利的实际政治生活。最后一位是希法亭（Rudolf Hieberding），他曾经担任德国的财政部长，而且是重要的社会主义作家，其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 Capital*, 1901）。

1905~1906年研讨课的主题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庞巴魏克对之批评甚力，著有《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但在研讨课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辩论极为激烈，这对熊彼特的影响极为深远。他后来对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深加研究而且极有心得，可以说就是从参与该课所激发出来的。

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时，也勤于从事研究工作。由于他有卓越的使用各国语言的能力，所以能直接阅读许多伟大经济学家的原著，这就给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天地，吸收了许多新的观念。等到他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有了相当了解后，就

转而研读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年）、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年）与埃奇沃斯（F. Y. Edgeworth, 1845~1926年）的著述。在他心目中，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理论上最精湛的成就之一。他同时对帕累托和埃奇沃斯利用数学来发展经济学也很向往。

到了1906年，经过五年的研习后，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那时他只有二十三岁，觉得自己还年轻，而学无止境，所以决定出国游学数年，希望能从不同的观点再对经济学做深入研究。在1906年的暑假，他赴德国参加柏林大学的经济学研讨课。接着继续经法国与其他各国而转赴英国。他在英国居住了大约一年，对英国的印象极佳，一度曾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同时也常访问牛津与剑桥大学，结识了埃奇沃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年）等诸位大师。一有空暇必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埋首研读，而且做了许多读书札记，成为他到晚年写作《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的重要资料。同时他也在此期间遇到一位英国上流社会权贵的女儿，名为格拉迪丝（Gladys Seaver），比他大十二岁（据说实际上比他小两岁）。两人情投意合，于1907年秋结婚。这使他不得不去找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不能找到一份大学教学的工作，因为他在奥地利还没有取得这种资格。他也不能在英国执行律师业务，因为他既没有受过英国的法学教育，更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最后终于在埃及开罗的一家意大利律师事务所中找到一个职位，因为那边只需受过一般法学教育而不需有实际经验就可执行律师业务。于是他就携他的新

婚夫人前往任职。同时，在到达当地以后不久，他还被一位埃及公主聘为财务方面的法律顾问。由于他的经管成绩优异，公主就酬以重金。所以，这夫妇两人在开罗的生活极为舒适。

在学术工作方面，他进行得也很顺利，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性质与要义》(*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就在1908年出版。不过，他这部书是献给他的母亲，不是献给他的妻子的，这是由于他们这次婚姻并不美满。据说两人真正的夫妇关系只维持了数月，几年以后终告离异。实情究竟如何，熊彼特从不与人谈及。

两年后熊彼特因患病决定回到维也纳，然后想以他这部著作向维也纳大学申请“大学教席准许证”(Habilitation)。这时他的老师庞巴魏克就和维塞尔共同向校方推荐。结果以其所提著作卓越而于1909年顺利通过，并获得编外讲师(Privadozent)的身份。这种身份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助理教授，但无薪金，不过如果能获得聘书，就可以在奥匈帝国与德国任何一间大学任教。熊彼特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取得这种身份的最年轻的一位。后来又由庞巴魏克协助，使他获得切尔诺维兹(Czernowitz)大学的聘请，成为奥地利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这间大学远在奥匈帝国东部边陲地区，今天则属于乌克兰，当然不是一间学术地位很高的学校。他在校中教授经济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的课程，课务颇为繁重。在此期间，他的科学创造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他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就是在1911年出版的。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

同时也在1911年，他又得到庞巴魏克的大力推荐，转到格拉兹大学任教。该校坐落在维也纳附近，为奥匈帝国中仅次于

维也纳大学的学府，而且他还升为最年轻的正教授，熊彼特自然感到很得意。如无意外，下一步应该就是到维也纳大学任职了。在此期间，他曾于1913年获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一年，并承该校于1914年颁赠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在这一年中，他还在美国其他大学作了多次讲学，同时也遇到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 1859~1940年）、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年）、米切尔（W. C. Mitchell, 1874~1945年）。他自认这次美国之行是非常成功的。

回国以后，他乐见他的第三部著作《经济学说与方法：一个历史的素描》（*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 An Historical Sketch*）也出版了。这时他原本还有许多著述的计划，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世界局势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人的计划自然也受到影响。在此期间，熊彼特虽经体检后，因是格拉兹大学唯一的经济学教授而免服兵役，不过他的个人志向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于1919年辞去该校教职转而从事另一种他认为更需推进的工作，这就是政治。在讨论他的政治生涯之前，我们先将上述经济著作的内容略做介绍，以说明他在这一时期的贡献。